禮經類

八編類纂 四

1加3
1717
77-4

芸七十七

1 加3
1717
77-4

昔殷荆州與桓司馬聽講禮曰自是金華殿中語夫語何以屬之金華殿也豈非談及于禮而覺天子與士庶異朝廷與邦國異后妃與夫人內子異馭中國與馭夷狄異治軍旅與治兆民異顯微有式鉅細兼該自有冠冕佩玉氣象周規折矩莊嚴而至敬乎且觀其首記即蔽之以無不敬垂紳正笏事天勤民禮即是當宁之鵠咫尺天威屏氣不息禮即是秉鈞者之鵠時其狩獵生民敬恭禮即是伏鉞者之鵠擔爵析圭敬事後食禮又即是百

官有司之鵠然熟謂家人父子而不以禮爲鵠乎冠用三加婚嚴六禮視膳問安出告反面非與孰謂婦人女子而不以禮爲鵠乎繅藉有儀當夕有候見不踰閾宵不下堂非與又孰謂飲食衣服而不以禮爲鵠乎純可爲冕墨可即戎嫌別同牢情通合巹非與又孰謂往來聘問而不以禮爲鵠乎問禁於國喪於隣玉帛異贄宴享殊樂非與以至國老庶老不同養也祝鰓祝噎不同辟也破胎殺卵立之禁也奪喪奪親重其情也何莫而非禮也大臣死而撤樂也天變興而減膳也戶竈雷門行異其祝也肺心肝腎異其祭也又何莫而非禮也摠而言之禮儀威儀之等不可以同日語三千三百之目不可以一言盡存心養性學禮即所以事天別嫌明微守禮即可以治國故禮之所記昭如日星就得而出其範圍者儻人不學禮則下堂見諸族可乎子德色借父耬耮可乎娶妻美而讓於兄可乎擊拳曲踦當俯仰拜嘉可乎此皆失性而滅倫卉野而倨侮以施於閭閻閭閻且不可而況其在金華殿中耶故射者失諸正鵠反求諸身夫反身非尋禮之謂與而讀禮者豈舍此而別有正的

延陵顧季高會通父識

六經類

禮

漢世諸儒傳授、皆以曲臺雜記、故二戴禮在宣帝時、立學官、周禮儀禮、世雖傳其書、未有名家者、至鄭康成、然後二經之訓釋始具焉、至孔穎達賈公彥、而後三經之疏始備焉、（鄭樵三禮總辨）

陸德明曰、此記二禮之遺缺、故名禮記、如介傳賓主、儀禮特言其名、禮記兼述其事、意今之禮記、特

儀禮之傳耳傳以傳寫爲文或親承聖旨或師儒相傳謂之注者不敢傳授特註已意而已

夫子沒而其說不同曾子襲裘而弔子游襍裘而弔小斂而奠曾子曰於西方子游曰於東方異父之道子游曰爲之大功子夏曰爲之齊衰曾子子游同師於夫子而異說如此況復傳之羣弟子之門人則其失又遠也呂不韋作月令蓋欲爲秦典故祭祀官名不純於周漢博士欲爲漢制故封爵不純於古後世明知二書出于秦漢猶且曰月令爲周禮王制爲商禮況三代之書所成非一人所作非一時又烏能使

之無乖異也漢世不愛高爵以延儒生寧棄黃金以酌斷簡諸儒斐然各述所聞雜以臆見而實未見古人全書故其學以霍大爲南岳以大尉爲堯官以商之諸侯爲千八百國以周之封域爲千里者四十九以分陝處內爲三公以太宰太宗太卜大士爲六官當時信其古書而無疑後世以其傳遠而不敢辨禮學之訛以此鄭氏註經不究所述之人不考所作之時而槩謂之先王之制至令後世議明堂或以爲五室或以爲九室或以爲十二室議大學或以爲五學或以爲當如辟雍或以爲當如泮宮或以爲當如成

均替宗何以使後世無疑哉。[鄭樵]三禮同異辨

是書在於周公攝政六年之後周公將復辟於成王故周禮六官之首皆云辨方正位者此也周官序云成王黜商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按周公攝政時淮夷奄巳與管蔡同亂成王卽政之後淮夷又叛成王乃親征之故云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當是營洛旣成之後作周禮還歸在豐之後作周官是周官作於周禮之後明矣而鄭衆以書序言作周官爲周禮則失之矣鄭康成又以成王作周官在攝政三年周公制禮在攝政六年愈失矣殊不知成王作周官旣成書然後作誥命之辭以戒臣下二鄭之誤皆因不見古文尚書後來求其說而不得或謂文王治岐之制或謂成周理財之書或謂戰國陰謀之書乃劉歆作或謂末世瀆亂不可訓或謂漢儒附會之說或謂非聖人之智不及此周公之爲周禮亦驗之書予謂非聖人之智不及此周公之爲周禮亦猶唐之顯慶開元禮也唐人預爲之以待他日之用其實未嘗行也惟其未經行故僅述大略俟其臨事而損益之故建都之制不與召誥洛誥合封國之制不與武成孟子合設官之制不與周官合九畿之制不與禹貢合凡此皆預爲之未經行也禹貢五服而止周人必加以五百里藩服何也求之禹貢亦莫不

然禹貢既敘五服、又曰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是九州之外、地也、又加益稷曰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謂四海之外各建諸侯爲之長、豈非周之藩服乎、詳考制度無不相合、求之里數未始不同、先儒有禹加弼百里之說、周斥大封疆之說、後人又爲圖以實之、皆考古未精耳、然尚書之周官、周禮之行人、又有六服承辟六服一朝之文、何也、蓋王巡狩及于六服、六服之外、夷服、鎮服、即禹之荒服、言六服則不及夷鎮、言九州之內則不及藩服明矣。如此不特見二畿當一服、藩服當四海之外、今制而爲圖、則周之王畿、有鄉遂稍縣都、即禹之甸服納總銍秸粟米之地也、周之侯服、即禹采男之地、周之甸服、即禹諸侯之地、周之男服、即禹揆文教之地、周之采服、即禹奮武衛之地、周之衛服、即禹三百里夷之地、周之要服、即禹二百里蔡之地、周之夷服、即禹三百里流之地、周之鎮服、即禹二百里蠻之地、周之藩服、即禹九州之外地、

此係周禮第一疑難、考之貢分毫皆合、鄭樵周禮之禹辨

周禮有春朝夏宗秋覲冬遇之名、何也、蓋來以春、則曰朝、來以夏、則曰宗、來以秋、則曰覲、冬亦然、猶漢法

春曰朝、秋曰請、吳王春不朝、使人爲秋請之、禮是也、

鄭樵六服朝禮

按尚書王制、孟子公孫僑、皆謂諸侯爵分五等、地分三等、惟周禮大司徒則有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一百里之文、先儒以爲斥大封疆、從而封建固不可、後人又謂周禮所言五百里、蓋并兼一易再易、與夫附庸山川而言之、孟子所言百里者、舉民賦實數言之也、謂山川林麓不可以食、其說若善而未盡也、五百里封公、自有周禮以來、說者紛紛不一、到薛常州開方二百五十里之說、無以易孟子曰天子之地方千里公侯方百里王制曰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方百里者爲方十里者百此孟子所謂方者以縱橫之數計之也周禮大司徒曰公侯五百里四百里之地以方五百里封公則四公以四百里封侯則六侯此薛常州所謂開方者以四面之數計之也諸侯之地當如孟子所言至開方之說則當如司徒所記周惟有一公餘不曾封蓋假設言之以是爲建國之率耳非定數也苟如先儒之說盡九州之地以封五等諸侯則漢之七國唐之藩鎮之禍作於周久矣大抵周禮所言五等諸侯但言其

若得融會之之辭耳、至滕文公問井地、孟子對以圭田餘夫公田之說、謂今可行也、非實謂周有公田也、夫圭田商制也、周則土田矣。餘夫二十五畝、商制也、周則皆有百畝矣。人徒見大田之詩、引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復疑是商制、不知幽王政煩賦重、君子傷今思古、故引古公田以諷上章、雖有曾孫是若之文、安知非武王而以爲成王乎。傳稱穀出不過藉數、正如孟子所謂

班爵耳、若夫分土實無過三等、鄭樵封國辨

凡言周爲公田、皆在文武之時、不知周公時後已變之矣、孟子曰惟助爲有公田、又曰雖周亦助也、益疑

其實皆什一也、非謂周有公田而借民力以耕也。毛詩春秋論語孟子、皆不謂周有公田、後儒改之非也。康成惑之亦非也、然周公必變助法、何也、商宋民頑吏猾。公田之耕。或不盡力。版籍之入。或有隱欺。不如一委之民、制其賦稅而已。此所以用徹法。鄭樵貢助徹法

周禮載師之職曰凡任地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稅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惟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康成註匠人亦引此謂田稅輕近重遠之失、周公制法、不當於十一之外、又有二十而稅三、二十而稅五者。今按載師文曰凡任地

謂之地則非田矣又曰園廛謂之園廛則亦非田矣又曰漆林則漆林又非田之所植矣豈得謂之田稅使周公之制田稅果有十二之法何惟魯宣之稅畝哀公用田賦之過哉鄭樵田稅辨

遂人云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萬夫有川若按文讀則一同之地有九萬夫當得九川而川澮溝洫不幾太多歟匠人云井間有溝成間有洫同間有澮若按文讀則一同之地惟有一澮不幾太少歟鄭氏求其說而不得註遂人則曰此鄉遂法以千夫萬夫爲制注匠人則曰此畿內之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及公邑尋考鄭意以二處不同故謂鄉遂制田不用井畫惟以夫地爲溝洫法采地制田則以田畫而爲井田法是以遂人匠人制田之法分而爲二矣求之於經則無明文詳考匠人遂人所載溝洫制度無不相合一成之地九百夫一孔一井井中有一溝直一列九九井計九箇溝橫通一洫直是十夫之地有一溝百夫之地有一洫九百夫之地有九洫而爲一成之地若一同之地有百成九萬夫一孔爲一成中有九洫橫直橫一列九有十成計九十洫直通一大澮橫橫九澮而兩川周其外是謂九萬夫之地合而言

之成間有洫是一成有九洫同間有澮是一同有九澮匠人遂人之制無不相合周家井田之法通行于天下未嘗有鄉遂采地之異但遂人以一直言之故曰以達于畿匠人以四方言之故止一同耳（鄭樵溝洫辨）漢既除挾書之律武帝時六典始出帝不以爲善作十論七難以排之藏於秘府不立於學官其書雖存如亡武帝之志欲馳騖於規矩繩之外雖四代之書且以爲樸學而弗好其於周禮何有立論排之宜矣分畫九州堯之制也至舜則析爲十有二州分命羲和堯之制也至夏則羲和合爲一官法不可變亦不可泥古此周公之意也禹之五服服五百里各指一面言之故東西相距而爲五千周之九服方五百里則以其方廣言之東西相距其地亦止於五千且梁州之地職方所無周公豈不能復先王之故土而治之然而不在封域之內者務廣德不務廣地可知矣周之洛邑雖曰天地之中北近大河東西長而南北狹不可以規方千里然溫在今之河東皆畿內地不以河爲限也若曰洛在河南不能規方千里則商人之都在河北涯邦畿千里何以見於商頌則言千里王畿之非實者亦考之不詳之

故也內而鄉遂外而縣都其法一也然在鄉遂則自一井積之方十里爲成又自一成積之方百里爲同所以言鄉遂授田之數也在家邑則自一井積而爲邑爲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所以定公卿之采地也鄭康成不察內之成同外之邑都皆自一井積之見其廣狹不同而以爲井田異制又爲之說曰一甸之地旁加一里以爲成一都之地旁加十里而爲同此康成之誤唐虞之世天下號爲萬國至周之初宇內千八百國周公於是欲分而爲五等自公以下所食之地少附庸之國多欲其以大比小以小事大

庶幾可以小大相維然必建邦國之時方定其地初非取先王已制之國盡從而更張之也定鼎郟鄏謂之建國以爲民極然成康未嘗都洛幽王之敗周始東徙此所謂定其制而未行者三等之國分爲五等法雖立而未行亦此意也五刑之罪二千五百穆王變爲祥刑凡三千條穆王去成王未遠也然不用周公之法呂刑一書夫子蓋有取焉若曰徙封數大國則諸侯盡擾司徒之制言封國不言徙國以封爲徙此又考之不詳之過也周禮猶有可疑者先儒蓋未之疑也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

此不必凝

且祀昊天於南至服衰爲宏祀黃帝於季夏盛暑之月而亦服衰可乎王搢大圭又執鎮圭以朝日以考工記考之大圭其長三尺其博三寸其厚四分則其重殆三十斤而王能搢之乎王乘玉輅建太常維者六人服皆衰冕王與上公之服也維太常者徒行車後乃亦衣龍衰與王同服不幾於尊卑無辨乎太宰六官之長也其屬六十而內小臣寺人九嬪世婦女御之職皆與焉以天子之政卿而宦寺妾媵爲之屬不已褻乎天官既有世婦春官又有世婦且曰每宮卿二人謂之婦則不得以爲卿鄭康成乃曰如漢有長秋亦以士人居之夫士人爲卿則又不得謂之婦矣且王后六官而天子六卿若官有二卿則卿十有二人何其數之多耶王炎周禮考古大臣非不知論道經邦之任職重而業鉅要不必親攀有司之細務而設官分職之際必權利害而擇本末焉一職一事苟有關於國家之理亂而係於人主之心術者則翕然皆在於掌握之中使之比附聯絡受制於己非厚集權勢以自尊也體統之所在大臣不以爲嫌而人主不以爲專也每讀天官治典而

博觀六十官之職事未嘗不深歎古人智慮之深長而治道之有本也蓋三公之尊下攝冢宰之職冢宰之尊下兼六卿之事天下萬務無所不統而王朝之上內外朝廷之臣關節脉理猶爲相應有如出納之要職宿衛之親人奉供之近習玉府財用之司存官中使令之嬖寀凡其布列於王官之內外而迫近於人主之左右者一舉而盡屬之冢宰焉悲夫後世之人不識此道也奪大臣之權而授之羣臣散天官之屬而歸之百官出內廷之士大夫而置之外廷儒者又從而助之曰天子大臣當不屑於細務則又從而

削奪之使之擁虛名于百官之上而爲大臣者亦拱手清談而不事事矣自出納之要職不領於大臣也而宰夫之職遂去爲中書尚書之任中書尚書選用事而霍光之權重恭顯之事起尚書中書之形成矣自宿衛之親人不領於大臣也而宮正宮伯之官遂去爲光祿衛尉之任光祿勳之屬日益親而門下遂爲省加官遂爲司侍中遂爲宰夫矣自供奉之近習不領於大臣也而膳夫而下掌次而上遂去爲少府太常之任比其極也關內侯騎都尉之爵至及於烹庖樂工醫師之職至鳴玉而曳組門下太僕之司至

又分爲殿中省爲內諸司使矣以至玉府財用之司既非大臣之所與聞則房闥有制政之漸妃妾起誣詛之風闈寺擅廢立之權夫誰得而制之嗟夫宿衛非小人也飲膳烹庖酒漿醯醢非微物也掃洒縫染非賤職也而幄帝矣舍非細事也大臣制其權則小臣不得專其事天子不得快其私周公深見遠識後世弗念厥紹而橫流至是是則可恨也而究論其所自則始於陳平之自棄其權而武帝習見其事而遂舉其權而授之羣臣有司上下相臨之勢自是解散而不可復合矣方文帝以刑獄問陳平而顧以爲得

宰相之體而不知宰相之無權蓋始於此夫錢穀之出入決獄之多寡國家之本而生民之命也宰相不與聞而顧使天子責之廷尉責之內史則凡九卿中二千石之事豈復與聞耶夫天下之事宰相不與聞而歸之天子天子不能察而歸之左右近習之人國欲治可得乎而顧曰上佐天子理陰陽下遂萬物之宜託此以爲宰相職業是亦清談不事事之異名耳自是以後郡國上計得自達於天子天下大柄盡歸尚書武帝又以中大夫侍中視丞相爲外朝而內朝之事宰相不得聞矣九卿更進用事事不決於丞相

乃知天官之深意

而外廷之事宰相又不得聞矣吏九百石以上調於尚書而天下之事宰相不得聞矣文墨小技之事一言之合意立取榮寵爲天子私人氣燄方張言聽計從而宰相大臣反被屈辱摧折入則橫議於內出則專行於外大臣之無權而小臣之橫至此此豈復有紀綱名分也哉其後丙吉相宣帝於中興之日而御史大夫不得亢禮似稍知重大臣之權矣而尚書決事諸將軍猶領之而中書宦者遂乘間而用事至於四曹之置自宰相而下悉關其中而尚書中書始表裏爲姦矣集說冢宰下兼六卿事統內外

官制曰冢宰之職自漢以來分裂四出不可收拾宰夫之職分而爲尚書中書後來收拾不得遂爲尚書省按太僕傳令於宰夫宰夫日夕親近於天子屬於冢宰所以外領章奏內宣勑誥此即是漢尚書職事也然兩漢尚書皆屬少府何哉秦時少府遣吏四人在殿中主發文書號曰尚書漢則因之綠漢時宰相御史大夫在外不可至內庭遂亦置尚書居中主公卿四方章奏自武帝游宴內庭不出遂罷尚書官而用宦者主中書事天下事盡歸中書至武帝之末霍光以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尚書權甚重宣帝魏相因許伯白去副封以防壅蔽當是時尚書之權復歸中書自是以後雖嘗置領尚書事之官而中書實執其權成帝罷中書宦者皆復置尚書尚書之權至於此而復重矣東漢之世遂省中者令官而尚書之官則如西漢之舊而稍廣其曹每曹六人主作文書起草凡衆務悉歸尚書三公但受成事而已此外又有錄尚書事遂以爲常法宰夫之職在西漢則分爲尚書中書迭

相輕重。在東漢。則有尚書。無中書。自此以降。魏則始置中書省。然魏晉。則中書爲重。尚書爲輕。宋齊。則尚書中書。輕重頗均。梁陳。則舉國政事。盡入中書。尚書聽命而已。自隋至唐。兩省並立。輕重相倫。遂爲宰相。此時太宰第一項官出去矣。**宮正宮伯之職、分而爲光祿勳衛尉、後來收拾不得、遂成門下省、**按宮正宮伯、在漢則爲光祿勳衛尉、光祿勳掌郎衛、卽宮正之職也。然兵衛但調發之於外。更番以克宿衛。卽爾。至於郎衛之官。若三署以下。無非卿大夫貴游之子弟。此皆人主之所褻狎。最易以遷轉者。且如西漢百官表所載加官。不魯各設爲官司。東漢時、光祿乃自別爲二司。緣是五官中郎將至羽林左右監皆是外朝執戟宿衛之人。所以職屬若奉車都尉至常侍郎謁者。却與人主在裏面謀議。所以文屬光祿勳。既別爲二司矣。而向來所加一項官。又自各設爲官司。魏晉宋齊梁陳隋唐以來。侍中給事中諫議大夫等官。又自別爲門下省。不在九卿之數。至其極也。遂爲宰相。當時爲天子所親。所以權重至

此是太宰第二項官出去矣。**自膳夫至腊人凡鳥獸魚鱉烹炮之事、自酒正至掌次凡酒漿醯醢幂幄之事、分入少府、自醫師至獸醫分入太常、亦入少府、自太府而下至掌皮內一項、則分入大司農、**按少府一項官、自秦有之。當時何故置此官。正緣周時冢宰制國用。及是人主飲膳衣服宮中合用等物。既關由於太府。而冢宰又皆得以樽節之。人主不得自由。故秦以山澤陂池之入。自做天子禁錢。令置少府。東漢光武時、將少府禁錢改屬司農。何故不行。緣少府許多官司。合有內庭支用處。只取之大司農。大司農不能盡應其求。所以桓靈之君。常歎天子無私財。於是開鴻都賣爵後園。自爲私庫。使宦者掌之。章和以後、宦者稍廣。齊梁以來。少府官、遂改屬門下省。煬帝時、又分門下太僕二司。取一項、既在內庭。外庭更無緣得知。此是太宰第三項官出去矣。**內宰至司服以下、**

凡宮中使令之人、分入太長秋、只冢宰一官、自分而爲六矣、按西漢百官表曰、詹事秦官、掌皇后太子屬有家令丞、漢成帝鴻嘉三年、省詹事官、并屬大長秋、大長秋、皇后卿也、本名將行、景帝更爲大長秋、或用士人或用宦者、職掌奉宣中宮命、中宮出則從　到得本朝則自膳夫庖人而下、盡收入御藥院、自宮人掌供奉官、自醫師食醫而下、盡收入內司、自玉府內府而下、盡收入內藏庫、大抵先王所以親近士大夫在宮中者。自漢晉以來稍稍出在外。至天子服食之掌於外朝者。稍稍在內。以周禮通典、攷之大略可見矣集說冢宰一官後世分而爲亡漢之官制、三公九卿雖列職於外、而皆有屬以在內

以周官之遺意求之、則丞相猶大宰也。御史大夫猶小宰也。御史之中丞少府之尚書猶宰夫也。少府之下又有大長秋猶內宰也。大長秋屬少府、少府中丞屬丞相御史、是秦與漢之制、皆近於周之制也。高帝之世、御史大夫周昌、嘗燕見奏事、見高帝擁戚姬、呂后之世、審食其爲相監宮中如郎中令、公卿百官皆因之以奏事、武帝之世、丞相公孫弘亦得數宴見、上或時不冠、此雖非禮貌大臣之意、然亦可以見其洞然無內外之限矣、夫是以閹宦雖寵、丞相猶得以檄召而詰責。而大長秋中常侍。猶參用士人而爲之。自

武帝晚年宴游內庭不出。士大夫接用宦者主中書而典尚書之章奏。尚書居中而受事。又置諸吏居中而舉法。故當時奏下諸事。自中書遞送兩府。自兩府下九卿。自九卿下郡國。而不由中丞。中丞之官。於是不得居中制事。而內之侍御史外之部刺史併廢矣。將軍列侯而下皆得加官。而丞相御史獨不加。名曰尊之而實疎外之。於是丞相御史無復有至內庭者矣。末年以霍光爲大司馬而領尚書事。宏若內外合爲一。然已非丞相職任。儼然號稱內朝。而併奪丞相御史之權。昌邑之

歸罪漢武先武良是

廢。丞相楊敞不及與議。不惟不得至內庭。且不復預內庭之事矣。夫宦官典中書之任。中丞無制事之權。三公無加官之號。大將軍領尚書之職。霍光告車千秋所謂令光治內。君侯治外。內外朝判然如此。此漢治之所由以盛衰也。宣帝中興。復遵漢初之制。魏相爲御史大夫。外則遣丞相掾吏案事郡國而不遣使。內則奏封事而不經尚書。去副封而不令壅蔽加給。事中而得宴見言事。是以霍山方秉樞機。相乃訟言其過。杜延年居中用事。相乃列奏其奸。中外之政復合爲一。然猶未知復中丞之權。元帝以來石顯用事

丞相之權復去而盡歸於尚書。哀平之際又歸外戚。紀綱散壞內外不足以相統而兩漢遂趨於亡。光武懲外戚之用事憤大臣之竊命於是取三公之官以爲閒職而取尚書及中丞專委任之以爲臺閣之長以舉法歸中丞而以奏事歸尚書。二官雖復用事。然疎外庭而親內庭矣。拾大臣而近小臣矣。置三公而事歸臺閣矣。變前世參用士人之制而專任奴僕薰腐之餘矣。威靈之季御史之權盡移於尚書尚書之權又移於宦官宦官尚書合爲一黨而宰相疎隔於外御史緘默於內是以太尉楊秉奏侯覽而尚書召秉掾屬詰之曰設官分職各有司存三公統外御史察內當是時也御史豈眞得以察內耶事權之失已久小人徒借察內之名以自便耳蓋自古外內之不相屬未有若東漢之甚者也而其源實始於光武極其源而論之則又始於武帝使武帝不改漢初之制以三公九卿在外而以中丞尚書在內內外相屬而關節脉理相應則漢之制周官太宰之制也奈何快意於法度之外使內外事權分裂四出而不專領於大臣其末流遂以若此極也蓋嘗觀之自出納之要職不領於大臣而宰夫之官遂去爲尚書中書之任

尚書中書迭用事而霍光之事起
尚書中書之形成矣自宿衛之親人不領於大臣而
宮正宮伯之官遂去爲光祿勳之任光祿勳之屬日
益親而門下遂爲省加官遂爲司侍中遂爲宰相矣
自供奉之近習不領於大臣而膳夫而下掌次而上
遂去爲少府太常之任比其極也門下太僕之司又
分爲殿中省爲內諸司使矣以至玉府財用之司既
非大臣之所與聞則漢鴻都之賣爵唐瓊林大盈之
名庫夫誰得而檢之女寵近習之嬖既非大臣之所
與聞則母后臨政下令不出房閫國命寄之刑人或

享專土之封夫誰得而制之〔鄭伯謙內外論〕
沿革傳曰夷攷歷代納言之職秦漢散爲尚書魏晉
爲中書門下以侵奪宰相之權者也由人主疏遠輔
臣退與左右親信議政號曰內相故有天子私人其
始亦內史之職而其後遂建爲三省宰相之官名實
俱紊矣王疑冢宰則內史重疑內史則宦官重自古
宦官禍天下皆先竊宰夫之權得居中承受章奏而
後傾宰相之權又竊內史之柄典國樞機以至廢置
天子在其掌握可不謹哉〔王應電宰夫〕
牧伯皆有分地則其地大有以服民公卿各有采地

則其利入有以得民長與吏雖有祿而無地然既食其祿則民亦有以尊其貴既專其政則民亦有以悅其治是以牧長主吏先王各使之繫其民而聽其兩不可縱也不聽其兩則其勢將至於渙散聽其兩而從其得民他日有懷詐怵邪之諸侯傾側擾攘之士出於其間先王於是有師儒朋友宗族豪富之兩以參互於其間是九者相與爲兩而後邦國之民有所耦合有所耦合而後有相訓相保相及相共相利相安之道（鄭伯謙太宰九兩繫民）其始也以九穀爲主而其終則皆以九職之物充賦

其始也以五等定輕重而其終則皆以年之上下出斂法熟讀一書其所以孜孜於田賦之說者蓋以其未始立法也其公田十一之稅周禮曷嘗一言之豈惟公田太宰九等之賦不言軍旅亦以一兵一車之出自有定制耳禹貢與周禮少異者周禮畿內之類通可以言貢而禹貢則專指以爲賦禹貢畿內之賦專以米粟之屬而周禮則雜以他物代之此特其徵異者耳周衰魯之宣公初稅畝是以公田之外復履私田之畝行十一之稅雖然賦則尚無恙也至於成公之作兵車則每三甸而加一乘兵車之賦非復司

馬法之舊哀公之用田賦則受田百畝而出賦二十
畝私田之賦非復載師之舊至於邦國之貢益悖謬
而無統包茅不入王祭不共是諸侯既不致貢於天
子子產言鄭伯之男而使從公侯之貢是晉人責貢
於諸侯者又難給焉此豈惟非周家之舊法哉虞夏
貢賦之法自三代以來所謂相承而不廢者至春秋
而掃地矣 鄭伯謙論稅賦出于私門

夫惟財共於有司而式法持於太宰是以人主不敢
違式法而過取百官有司於此亦不敢至於違式法
而過共 鄭伯謙太宰節財用

儒者疑泉府倉人廩人掌泉穀之出入而不會計不
知此三者之列於司徒特以其事近於民耳若會計
則同出於司會而已漢興之初亦嘗少近於此以蕭
何爲相國而以張蒼爲計相計相之權正周司會之
職也命名曰相與相國並立其事權爲甚重計天下
之財而財不在其手其鉤考爲甚公使漢終守此制
而行之於司農少府之上夫誰曰非古然其遷計相
也止於一月其更計相而爲主計也又止於四歲自
是而後主計之名與蒼俱罷矣司農少府各自受天
下之財入而三公之屬又有倉曹以主倉穀有金曹

以主鹽鐵貨幣又自分司農之財而有之而會計之官獨無聞焉遂使鄭氏猥以尚書而克之每觀文帝問一歲錢穀出入之數而平勃皆以爲不知而請問治粟內史則知錢穀自司農之外無有能知其數者宣帝之世韓延壽守東郡放散官錢千餘萬是時蕭望之爲御史大夫郎遣御史詰問之自奏職在總領天下之財計耶是未可知也自光武歸禁錢於司農歸水利於少府歸鹽鐵於郡國意善而治不精故章和以後改司農平準爲中準而列於內署而取少府之所

此一法亦妙

亦好

掌尚藥太官御者鉤盾尚方考工諸曹列而爲監又盡用奄人以領之矣以至李唐財雖掌於士大夫之手而糾察稽攷猶未有執其權者且三司使之名一曰鹽鐵二曰租調三曰度支度支以相會計其名非不美也然當時三司獨設副使以三司使爲之長則度支要是三司使之屬耳其官長治財而其屬攷之於勢爲不順宋朝三司使其屬官亦有磨勘司均之爲失周官之意也渡江之後南庫令宰相提領雖稍異於他官之檢覈而內外不得以兼統矣然則因宋朝之磨勘司唐之度支使漢之計相而正之以周人

司會之名。使之權尊勢重。以臨於三公之上。而國用其庶幾乎。（鄭伯謙論理財重會計之任上）

中尉脫卒。動數萬人。（王溫舒）樂安隱田。幾四百頃。（康衡）關東流民。無名者四十萬。（石慶）少府陂澤。多爲貴戚冒墾。（石顯）版籍甚不明。而口筭田租所入甚無定數也。近稅武關以給守卒。遠田車師以給過使。（上武紀下西域）公車索米於長安。（東方朔）掖庭出私錢以養宗室。（丙吉）郎官出私錢以市財用。（楊惲）剏券甚不明。而廩祿所給甚無定所也。會稽計籍三年不上。（嚴助）內史假貨殖多不入。（倪寬）東郡官錢放散至千餘萬。（韓延壽）乘傳而行郡國矯賦至六百萬。（賈誼）課最甚不嚴。而州縣所供甚鹵莽而無定期也。乘輿賜予取給大農。食貨大農錢盡續以少府。（賈誼）平陵工作取諸水衡。（宣紀）私用經費甚不常。而緩急所移用甚紊亂而無定制也。以至無額雜賦美租之積。尤爲泛然無統。如贖罪之錢。儲於北軍。（江克）無名之錢。儲於郡內。（張安世）卒吏之錢。寄於州郡。（東海廩犧之錢。寄於馮翊。（韓延壽）軍市之租。委於邊吏。（馮唐）則其漁散尚有未易究者。執掌之官吏出入之。司尤存。不聞有奉公廉平者。羅邊穀百萬。而虛數至六十萬斛。（趙充

國儻民牛車而增價至三十萬（田延年甚者或私儻賓客而入多逋負（鄭當時則其轉移侵藉尚有未易悉數者蓋自漢家無計相之官公卿大臣無有能知錢穀之數是以人主肆其侈人臣肆其欺而民獨被其害以至於若此周家會計之法所以爲盡善者蓋不獨攷其國之財亦將以併考天下之財也以司書觀之所謂知民之財者則諸府所受之貢賦必欲知其欠餘也所謂知器械之數者則執事官吏所用之器械必欲知其存亡也至於知田野夫家六畜之數則井田夫家有多而有寡牧野畜產有蕃而有耗無不考之知山林川澤之數則山林之材木有童而有殖川澤之蒲葦魚鼈有盛而有衰無不攷之若其有餘則輸官之數必不容其虧若其不足則輸官之數必不取其盈蓋上下相通有無相濟合天下爲一體而爲之不若漢之判然不相關也（鄭伯謙會計論下

西漢之世以期門羽林等爲宮禁之親兵以衛尉掌宮門之屯兵而以城門校尉掌京師十二城門之屯兵及三輔所屬於中尉之兵所謂北軍蓋指十二城門及宮在長安之內者言之所在長安之外者言之及武帝增置三輔屬中尉之兵在長安之外者言之及武帝增置

八校之兵以中壘益北軍以長水池陽胡騎益南軍
蓋北軍不出長安之外南軍不散在三輔之中八校
則包南北軍在其中矣是故周勃安劉氏乃北軍制
南軍之效劉屈氂發三輔近縣兵及長水宣曲胡騎
入長安與太子戰乃南軍制北軍之效宋朝有閤門
司皇城司又有殿前司皇城司有親從官數千人入
內內侍省都知與副都知同主判之殿前司有馬步
軍殿前太尉獨統攝之是故皇城一司於內庭宿衛
無不預者而獨宿直諸班禁衛則初無所統攝殿前
一司雖統攝諸班禁衛而皇城之事亦恝然不相關
是漢以南軍北軍相制而宋朝以皇城司殿前司相
維持大抵皆祖周人之遺意而其所爲不同者漢南
北軍雖隸於三公而掌於太尉然皆以文屬而政令
不行於其間國朝則皆統於樞府周則皆統於冢宰
此所以遠過於漢也漢猶古也不惟南北軍隸於三
公而衛尉光祿勳皆屬於丞相御史光祿勳歲以四
行考第郎從官凡更直執戟內謹門禁外充車騎者
無非以經明行修者爲之故當時諸呂之亂滕公除
宮左右執戟不肯去代王入未央宮謁者執戟衛端
門不得入其效亦略可觀矣自武帝使世家富人犯

令而入財者、皆得補郎、而郎遂於是始衰、自期門羽林佽飛之屬反隸於光祿勳、以爲天子私人、而兵衛於是始變、自宣帝又發羽林孤兒佽飛射士征西羌、而禁衛始紛紛輕出、光武以來、其制益壞矣、京師止置北軍、而八校之兵、併爲五營、南軍不復有焉、中尉不掌京輔士卒、城門不置屯兵、郡國罷材官車騎之員、而衛尉不聞更戍之士、於是北軍分爲宮官所親、竇武誅宦官、雖召會北軍五校士數千人、未幾即散、降、王甫外飭不足以制內、而內之所存者又未嘗教之使知義焉、魏晉而降、光祿勳不復居禁中、士大夫不復與宮衛直閤帶刀、變生肘腋、唐興置左右金吾衛將軍、掌宮中及京師之巡警烽堠、凡翊衛及外府佽飛番上者、皆屬焉、而文武於是判然兩途、德宗之世、權移近習、宦官握禁兵、而廢立在其手矣、然後知有宮正宮伯矣、不可以無虎賁、有虎賁矣、不可無司隸、有宮正宮伯與夫虎賁司隸之屬矣、又不可無太宰以兼統之。鄭伯謙宿衛

前漢置大長秋以掌后宮者、士大夫也、猶可以節制後宮、成帝勑許后減省用度、許后上書辨論、且恐官吏以詔書繩之、猶有周家氣象、後漢遂改以宦官、然

宮中財用，尚付之有司，章和以後，盡用宦者總領，自此不領於外朝，及隋置殿中監，唐置內諸司使，凡王服食器用一切付之奄人之手，大臣不敢問，則成周設官之意無復存者。（集說內治）

后之六宮，當有六嬪，乃其正職，三夫人者亦不必備。蓋或以嬪婦而攝夫人之位，或以夫人而行六宮之事。所謂十二女者，長者先行，幼者待年于國，未必一時皆備而六宮之官不過以先王嬪婦久于禮者掌其職，豈必王之所娶，且君子不苟于色，世婦女御有婦德者充之，無則缺焉，豈拘拘于二十七八十一之數哉？又有外命婦者，蓋宮禁深嚴，凡事未易通達，故每宮以卿之內子二人，大夫之命婦四人，士之妻八人，詔相其禮事，大夫言下，士言中，蓋錯舉之也。女府掌每宮文書器物，女史掌每宮書寫，奚以給使令之役，皆擇民間女之賢能者，夫唯周禮設世婦之官，則臣民婦女之賢者，得以效用于后之左右，而后宮之禮法，得以爲式于臣庶之家，所以上下交而爲內治之法于天下也。舊說以爲奄卿，夫自古及今，豈有奄而爲卿者，若果然，當如內小臣之例，以奄字貫于上士之上，亦當云奄卿二人矣，又引漢法大長秋等亦

用士者豈有士人在上而府史皆用女乎或疑卿大夫士庶之妻至于王之北宮于理得無妨乎曰后夫人進御但至王之寢不至后宮猶后之不至王朝故外命婦等得至后之六宮無嫌也〔王應電內外論〕三代之時寰宇悉以封建天子所治不過千里公侯則自百里以至五十里而卿大夫又各有世食祿邑分土而治家傳世守民之服食日用悉仰給於公上而上之人所治其民者不啻如祖父之於其子孫家主之於其臧獲田土則少而授老而收於是乎有鄉遂之官又從而視其田業之肥瘠食指之衆寡而爲之甿酌區畫俾之均平〔如上地家七人之類是也〕貨財則盈而斂乏而散於是乎有泉府之官又從而補其不足助其不給或賒或貸而俾之足用所以養之者如此蓋壤土既廣則志慮有所不能周長吏數易則設施有所不及竟於是法立而姦生令下而詐起處以簡靖猶或廢幾稍涉繁夥則不勝其瀆亂矣常平者糴糶之法也青苗者賒貸之法也糴糶之法以錢與粟兩相交易似未嘗有以利民而以官法行之則反爲簡便賒貸之法捐錢以予民而以時計息取之似實有以濟民而以官法行之則反爲繁擾然糴糶之說始於

魏文侯常平之法始於漢宣帝三代之時未嘗有此而賒貸之法則周官泉府明言之豈周公經制顧不爲其簡易者而欲爲其繁擾者乎左氏所述鄭宋齊之事謂之善政以爲美談未嘗見其有熙豐之弊何也蓋鄭宋齊列國也其所任者罕氏樂氏陳氏則皆有世食祿邑與之分土而治者也介甫所宰者天下也其所任者六七少年使者四十餘輩與夫州縣小吏則皆干進狗時之徒也馬端臨論泉府賒貸

自漢以來尚以國子之官爲太常之屬猶存典樂教胄之意至隋開皇十三年罷隸太常別爲國子寺後改曰學又曰館曰監不相統攝矣司徒掌教而以戶部擬之太常國子之官俱不知樂司徒亦不知教古人設官初意盡廢矣司徒之失其職由周禮誤之此俞壽翁所以作復古編也司徒之職宜當首言五典而其間多司空百工之事僅三物五禮六樂數條可爲司徒本文爾自宇文周立周禮六官隋唐因之今吏部禮部兵刑工之目實始於隋以吏戶禮爲左司兵刑工爲右司則自唐神龍元年始也後人因考工記補司空遂以工部擬之因司徒詳於土地遂以戶部擬之自六典多錯簡莫覩其全書隋唐變官制愈

失其本職，教民教國子之官，豈復虞周之舊，王制出於漢儒，不足深信，司徒樂正之教，則虞書周禮可證。

王應電司徒教民樂正教國子

太子于王在國曰居守，在軍曰撫軍，故國有大事，帥國子而致于太子，蓋天子將其父兄，而太子將其子弟。所以無意外之虞也，唯所用之，唯太子之命是從，不得辭劇就易，避勞趨逸，以方命撓法也，若有兵甲之事，謂欲用之以戰也，授以車甲，使之陳力就列，合于卒伍，使之相保，置其有司，使有統率，以軍法治之，庶幾無不用命者，是從容于冕弁之流，以從事于干羽俎豆者，無不可以披堅執銳，而折衝禦侮，如詩稱魯侯之四矢反兮以禦亂兮是矣，司馬弗正，凡兵皆司馬所統，唯此則不與也。國正弗及太子，每事毋得專行，唯此則國有司不得以常法繩之也。或疑太子爲將有功不加賞，無功則得舉從此始，萬世之大戒也，周公豈慮不及此哉，是不然，左傳所言謂君受讒而有疑貳于太子，故使之爲將以中傷之所以不可，此則專以太子監國言耳，一則天子在外，居守之事，莫大于此，非太子其誰尸之，一則古之稱君德者曰文武曰聖武，太子者，天地民物之本，豈徒仁柔之爲

尚使之習于武畧庶幾臨變故而無恇怯此與天官職大事王親戒于百官同義一則司馬于兵無所不統而太子將其子弟亦防微之意是故天文氏宿主東宮之位而其下有騎官騎陳將等星天象昭昭如此豈可以是而疑聖經哉（王應電司馬九畿）

奉其明水火詳見司烜氏夫火屬夏故行火之政令夏官司爟掌之水屬冬故治水之政令冬官掌之而秋官又設司烜一職掌共明水火大司寇主奉之何也蓋五行之德土氣冲濁而不明木氣温昏而不清火外影其光發越而散水内影其光藏匿而暗唯夫

（緊因不決是火政不明）

金之爲德於行爲秋其氣肅殺而清明故日至此而燥烈月至此則皎潔萬物之在宇内者夷者夷革者革靡不濯然鮮潔此秋之爲用也故水火各司其局者六官之常也天下之務必司寇臨之而後嚴肅清明秋官之專職也故大祭祀之明火明水先王所以自致其潔齊精明之至者必奉于大司寇而特設司烜一職以掌之（王應電司烜氏）

夫禮者經天緯地本之則太一之初原始要終體之乃人情之欲夫人上資六氣下乘四序賦清濁以醇醨感陰陽而遷變故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

動性之欲也喜怒哀樂之志於是乎生動靜愛惡之心於是乎在精粹者雖復凝然不動浮躁者實亦無所不爲是以古先聖王鑒其若此欲保之以正直納之於德義猶襄陵之浸修隄防以制之要方用切駕之馬設銜策以驅之故乃上法圓象下參方載道之以德齊之以禮然飛走之倫皆有懷於嗜欲則鴻荒之世非無心於性情燔黍則大享之濫觴土鼓乃雲門之拳石冠冕飾于軒初玉帛朝于虞始夏商革命損益可知文武重光典章斯備洎乎姬旦負扆臨朝述曲禮以節威儀制周禮而經邦國禮者體也履也郁郁乎文哉三百三千於斯爲盛綱紀萬事珥琢六情譬彼日月照大明於寰宇類此松筠負貞心於霜雪順之則宗祏固社稷寧君臣序朝廷正逆之則紀綱廢政教煩陰陽錯於上人神怨於下孔穎達周禮正義序

陳氏曰漢儒輯錄前記固非一家之言大抵駁而不純獨大學中庸爲孔氏之正傳然初非專爲禮作也唐魏徵嘗以小戴禮綜彙不倫更作類禮二十篇蓋有以也諸儒儀禮頗有好處此不可廢當別類作一書六朝人多精於此畢竟當時此學自專門名家朝廷有禮事便用此等人議之通考禮記

胡先生寅曰禮記出于孔子弟子。必去呂不韋之月令。漢儒之王制。其次則經解儒行之類。仍博集各儒擇冠婚喪祭燕射相見之禮典。以類相從。然後可爲一書。若中庸大學子思孟子之論也。不可附之禮篇。至于樂記表記學記坊記緇衣格言甚多。當爲中庸大學之次。禮運禮器玉藻郊特牲之類。又其次也。如曲禮祭義祭法射義等篇。戾古已多。又王制月令之下。然唐王巖於明皇時請刪去禮記舊文。益以今事。張說以禮記不刊之書。去聖益遠。不可改易。今禮記之月令。私本皆用鄭注。監本月令。乃唐明皇刪定。李林甫所註。苟如是則周公謚當何稱。葬用何禮。必王而後可也。廟謚曰公。葬禮亦公。天子禮樂何用哉。或疑其非成王時是矣。然謂之平王賜惠公。亦豈然哉。以晉文之霸。襄王籍其功。而反正其請隧。則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惠公於周平亦何有哉。說者徃徃據詩魯頌曰龍旂承祀六轡耳耳春秋匪懈享祀不忒皇皇后帝聖祖后稷以魯爲合用盛禮也。不知魯人安於僭擅非禮猥稱其君之功德惟恐不至。若果魯之常禮何獨以頌僖公乎。春秋書公

子遂如楚乞師則僖公之畏楚甚矣而頌乃謂荊楚是懲春秋書公會齊侯等于淮以見魯僖公服楚之役而頌乃謂淮夷卒獲以叔段之凶惡不弟而詩人稱其洵美且仁文姜之淫恣逆亂而詩人稱其惠音不忘其可信乎故史克之頌魯亦如曲沃人徒知有欒盈而不知有晉趙人徒知有張敖而不知有漢懷其私恩而忘其大義也魯之不朝不貢無請於周久矣而謂史克請如周而作頌可知序詩者之妄也故於序則以祀后帝后稷爲盛於春秋則以行郊禘爲僭聖人刪詩存魯頌而不削者亦如存叔段文姜之

天子中之則能服諸侯天子固服諸侯矣何待一射之中若其不中則不能服之可乎天子建諸侯必有大功德使之世嗣今乃謂諸侯中之則得爲諸侯愈無理也豈有無他功德但大射一中便得列土乎鄭氏之陋說蓋出於射義曰射中則得爲諸侯不中則不得爲諸侯此言固非矣然其意蓋謂古者諸侯貢士於天子天子使射中者得與於祭則君有慶而益地不中不與於祭則君有責而削地得爲諸侯者以有慶也不得爲諸侯者以有責也鄭氏因其說直云諸侯以下射中則得爲諸侯尤不可也昔晉侯辭侯相

與投壺晉人謂寡君中此則與君代興皆中之識者謂晉人失辭晉固爲諸侯師矣何待中壺爲雋耶自是齊人背晉于戈相尋投壺之語有以啓之爾 大射之義

八編類纂

延陵顏季亨會通父較

八編類纂卷之七

圖書編

六經類

禮

定論

按儀禮上士下士上大夫下大夫各不同等而上之可推

朱熹曰儀禮禮之本根而禮記乃其枝葉。又曰儀禮經也禮記傳也按儀禮止有士大夫禮。而無天子禮。必合彼二禮與它書有及于禮者然後成全禮焉朱子自輯家鄉邦國王朝禮其餘喪祭二禮以付其門人黃幹楊復僅以成書名曰經傳通解 論儀禮

呂祖謙曰朝不混市塋不踰國人不侵官后不敢以

是根本

于天子之權諸侯不敢以僭天子之制公卿大夫不牟商賈之利九卿九牧相屬而聽命于三公彼皆民上也而尺寸法度不敢踰一毫分守不敢易所以習民于尊卑等差階級之中消其偪上無等之心而寓其道德之意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賤不亢貴卑不踰尊舉一世之人皆安于法度分守之內志慮不易視聽純一易直淳龐而從上之令父詔其子兄授其弟長率其屬何往而非五禮六樂三物十二教哉方位國埜設官分職何往而非以爲民極哉嘗讀晉國國語每歎絳之富商韋藩木楗過朝之事以

董子曰皇求蓂只是如此

淮士大夫無別於商賈而後商賈得以混之

爲富商之饒于財使之澤其車而華其服非不足也而必易車服于過朝之際不敢與士大夫混然無別焉民志之定而中道之存成王周公之遺化固隱然在此也朱熹曰今觀諸經其措置規模不徒于弼亮天地和洽神人而盟詛讐伐凡所以待衰世者無不備也不徒以檢柅君身防絕禍患而米鹽絲枲凡所以任賤役者無不及也使之維持一世則一世之人安維持百世則百世之人安貽謀燕翼後世豈無辟王皆賴前哲以免則周公之用心也禮記就于漢儒則王制所謂朝聘爲

詳儀禮之制莫如部潛谷三禮繹詳周禮之制莫如魏莊渠六官書詳三禮之遺意莫如管登之從先維俗議余特表章三書

附後讀者諒我苦心勿遂付之一擲

文襄時事、月令所說官名、爲戰國時事、曾未若周公禮之純乎周典也、按劉歆以考工記補冬官、未始有異議者、宋淳熙中俞廷椿始著復古篇、謂司空篇實出于五官之屬、且因司空之復而六官之譌誤亦可以類考、嘉熙間王次點復作周官補遺、元泰定中、丘葵又參訂二家之說以爲成書、吳徵作三禮考注、且謂冬官未當亡、而地官之文實亡、論周禮

程頤曰禮記雜出于漢儒、然其間傳聖門緒餘及格言甚多、如樂記學記之類、無可議者、檀弓表記之類、亦甚有至理、惟知言者擇之、如王制禮運禮器、亦多傳古意、又曰禮記除中庸大學、惟樂記爲最近道、表記其亦近道乎、其言正、朱熹曰禮記要兼儀禮讀、如冠禮喪禮鄉飲酒禮之類、皆載其事、禮記只發明其禮、讀禮記而不讀儀禮、則許多禮俱無安着處、或謂禮記乃漢儒說話、恐不然、如樂記所謂天高地下六句、漢人安能到此、吳徵曰漢興得先儒所記禮書二百餘篇、大戴氏刪爲八十五、小戴氏又損益爲四十二、曲禮檀弓雜記分爲上下、馬氏增以月令明堂位樂記、鄭氏從而爲注、總四十九篇、論禮記

自秦焚禁以來、至武帝表章六經、此書尚未出、況馬

鄭叙述周禮而不及儀禮劉歆叙述儀文而不及儀禮喪服終篇無天子諸侯之文可見在漢時已不免殘闕錯亂非全經也明矣至宋又禁之不列學宮今欲求全經於千百之下也難矣哉然韓愈嘗苦儀禮難讀以爲文王周公之法制粗在於是班固藝文志以魯高堂生所傳博士禮十七篇其篇數與儀禮同則此書固非全經亦必古人之所遺也今考其書猶有可疑者在焉吉凶軍賓嘉皆有禮也而軍禮獨闕自天子至士皆有冠禮而大夫獨無鄉飲酒禮有黨正以正齒位而今獨不載焉賓禮之別有八燕禮之

別有四皆冠以士夫射之禮獨名曰儀朝遇之禮不錄而獨存覲禮其他禮食不載而獨有公食大夫禮謂是書無殘闕雜亂也可乎哉（儀禮篇目叙）

月令一書以爲周公作自蔡伯喈始以爲呂不韋作自陸德明始以爲周公邪孟夏令大尉則大尉乃秦官非周人之司馬也季夏令百縣則郡縣爲秦制非周人之鄉遂也季秋受來歲之朔日則建亥爲秦制非周人之建子也以爲呂不韋邪則參衣赭衣之世何取於孟春之布德坑儒焚書之世何取於仲春之釋菜罷侯置守之世何取於季夏之封侯況始皇十

二年不韋已死矣至十六年秦始兼併天下以十月爲歲首而陸之說其果然歟然則是書始於何代曰漢儒力也大尉之職郡縣之制漢實因之布德之詔釋菜之禮漢實有之歲朔始於建亥諸子分王受封漢初實行之但其中有可訾議者東方之帝必曰大昊者出於鄒衍五行之說後儒推其相生以德始於木故大昊主春夏火也炎帝以火繼木故主夏中央土也黃帝以土繼火故主中央秋金也少昊以金繼土故主秋冬水也顓帝以水繼金故主冬古者盛德之君亦多矣何特於此數君專主四時又安知木德必始於太昊也且黃帝少昊父子也父子之間必主土金之相繼也耶德莫備於堯舜又何四時之配祝乃不得與也曲禮之五祀曰戶竈中雷門行是矣祭法加爲七祀古無有也惟見於漢儒之記禮乃於春則祝戶夏則祝竈中央則祝雷秋祝門冬祝行又以陰陽出入盛衰言之而所祝各一其處何哉且肝木心火脾土肺金腎水此五臟屬五行不可易者今乃春祭先脾夏祭先肺季夏祭先心秋祭先肝冬祭先腎鄭氏曰此以五臟之上下次之春爲陽中於藏值脾故脾爲尊據五臟肺最居上何爲不尊肺而四時

所祭之物、果合其序否也、王者南面聽天下、自有常居、何至春居青陽、夏居明堂、秋居總章、冬居玄堂、又別大廟左右、以配十有二月、而使其每月遷徙往來無定所哉、天子所乘之車、不過五輅、或祀天、或即位、或田獵之事、取其所宜則有之、若車馬旂章衣玉、必欲四時各一其色、所食各一其味、所用各一其器、不亦失之太拘忌耶。月令辨

成王幼、周公爲冢宰攝政、以王命賞爵天下、何嘗去北面之禮、而居非常之位哉、明堂乃曰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面而立、又曰周公踐天子位、果如是、則周公居尊矣、魯謂周公如果有是乎、又曰以周公有勳勞于天下、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命魯公世世祀以天子禮樂、此又謬亂之甚者、魯昭公曰吾何僭哉、子家駒曰設兩觀乘大輅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皆此天子之禮也、觀春秋書初獻六羽、書郊書望書新作南門新作雉門及兩觀、無非惡魯人之僭天子何得謂魯用天子禮樂兼虞夏商周之制也。孟子以魯儉於百里、彼乃以爲七百里、周書以唐虞官百、夏商官倍、彼則以有虞官五十、夏后官百、戾經違古、莫此爲甚、至其大可怪者、

乃曰魯之君臣未嘗相弒也、天下以爲有道之國、其果然乎、夫春秋一書、十二公之中、相弒害已如此、而謂未嘗相弒、何也、蓋彼未嘗觀春秋、故妄說至此、後世不察、乃據以爲禮經、其謬亂又何如哉、明堂位辨

今觀其書、言爵位則采孟子之文、言官則采左氏之文、言巡狩則采書之文、其餘襍以公穀等說、縱使於諸經傳一無所悖、尚不可以語周之成書也、況其雜亂牴牾不可勝言耶、夫孟子以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彼則分子男爲二位、而不及天子、孟子以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二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彼則不言君之位、而惟五等、此其等位既以異矣、其餘則皆孟子之全文也、又以大國次國小國無異制、而皆有上士七十二人、若諸侯上士七十二人則中士下士又當何如、吾恐一國之內安足以祿養之也、謂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九凡二百一十國并九州計之、則爲千七百七十三國、周制諸侯已不可知矣、其見於春秋者、并附庸不過百八十國見於左氏傳不過倍加之爾、借謂僻陋小國未嘗盡見於經而又或

見侵於強大恐亦未必如其所定之數也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十里之國七十里之國五十里也國六十有三凡九十有三國古者畿內不以封建諸侯雖有公卿采地而謂之百里七十里計九十有三國也有是事哉謂天子使其大夫爲三監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古亦何嘗有三監之名乎惟周封武庚於商慮其煽亂乃命管叔蔡叔霍叔監之安得謂國各有三監而謂其爲古之制乎此亦因周禮有立其監之語而推演之亦安必其爲天子立監之定命也謂諸侯初則禘禘則不嘗夫禘之爲祭大祭也王者

當禘其祖之所自出乃謂之禘春秋書皆譏其僭也何得爲諸侯之祭乎若指虞夏之制固如是恐亦不至以天子之祭爲諸侯之祭也已　王制

夫武王未受命至成王時周公制禮作樂而教典大明人咸知名分所在不敢僭踰乃公力也豈有周公方薨成王遽以天子禮樂賜魯即大壞周公之典禮乎誠如是則周公謚當何稱葬用何禮必王而後可也然廟謚曰公葬禮亦公天子禮樂何用哉或疑非成王時是矣謂平王賜惠公也亦豈然哉其意以治朝賢君則典禮不紊而衰世庸主則賞賜濫行故疑

在平王之世、獨不思周轍雖東、魯在當時、不過爲次國耳、大國如齊楚晉宋、敵國如鄭衛陳蔡、設周平王以私意厚魯、而各國豈肯嘿然而已乎、又肯以上世無功德、而甘處弱魯後乎、以晉文之霸、襄王藉其功以反正、至請隧則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惠公於平王何有哉、然則孰賜之也、曰未嘗有賜之者、魯自爲之也、春秋書禘書郊、正以見魯之僭用禮樂、云爾厥後乘大輅、載弓矢、作丘甲、設兩觀、並用天子禮樂、其勢乃至此極、豈惟魯哉、晉用六軍、僭天子之軍也、晉人曰以寡人之未禘祀、僭天子之祭也、甚者吳楚乃僭稱王、而無所顧忌矣、苟不明春秋書郊書禘之旨、而直以魯之禮樂、有所賜爲榮、則晉之六軍禘祀、亦有所賜乎、此所以謂成王平王之賜、二說皆非也、或者又以魯頌有云龍旂承祀六轡耳、春秋匪懈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然則魯人之所以頌美僖公者、亦非歟、曰魯僭郊禘、已非一日後人又皆安當習故莫覺其非、以爲君之功德而頌美之矣、借曰出於天子所賜、其於僖公功德何與也、觀春秋書公會齊侯於淮、以見僖公服楚之役、而頌乃謂淮夷卒獲、則詩人之頌、果可盡信否

乎。噫孔子於詩之魯頌。則存而不刪。春秋於魯之郊禘。咸筆而不削。惟合詩與春秋並觀之則漢儒記禮之謬不待辨而見之矣。魯僭禮樂仲康之世夏少衰矣。如嗣侯之征胤和。書謂之嗣征。史官嫌其若嗣侯之專征。必曰嗣后承王命徂征。有周之盛。獫狁猾夏矣。周王爲出車之詩。命將以討獫狁。而南仲之令衆也。乃謂自天子所謂我來矣。可見治世明王。必不以征伐之權假人也。或以弓矢爲征伐之物。弓矢賜于天子。則征伐即可專矣。不知古者諸侯有大功。天子賜之弓矢及圭瓚。蓋殊禮也。賜之

圭瓚也。使得爲鬯。以祭先也。賜之弓矢也。使得以待王命。征不庭也。故王制曰諸侯賜弓矢而後征伐。謂之而後未嘗不本於王命也。安得遽謂其得專乎哉。晉文侯有攘戎之大功。平王賜之弓矢。作文侯之命。未嘗有專征之語。彤弓之詩亦以錫有功之諸侯。未嘗有專征之命也。得賜弓矢之國。即可專征。春秋之戰皆義戰。而敵國亦可以相征矣。此所以諸儒之說倡而後世恃强跋扈皆得藉口。實而啓僭亂之萌也。或曰史記崇侯虎譖西伯於紂。紂因西伯于羑里。後紂赦西伯賜之弓矢斧鉞。得專征伐。于是伐崇作豐

何也曰崇國當伐而命之伐者必紓有是命也向使紓無是命文王一得弓矢之賜即敢擅伐崇窓以修諸已之怨而紓豈能容之乎或曰左氏嘗載管仲之言曰晉召康公命太公曰五侯九伯汝實征之此言又何也曰太公之賢使有王命得征伐五侯九伯可也何嘗使不公得以專之乎若晉文侯之子孫恃其先世得弓矢之賜齊太公之子孫恃有康公之言皆可以專征諸侯是乃周成王平王教之僭而導之亂孔子有道無道之言亦不足信也已諸侯專征古人於射義必設侯以命中即詩猗嗟章所謂終日射侯賓筵章所謂大侯既抗是也漢儒記作射義乃曰射侯者射爲諸侯也侯取諸侯之義已失之矣鄭康成因之注周官司裘曰謂之侯者天子中之則能服諸侯諸侯以下中之則得爲諸侯不亦愈失而愈遠哉夫天子之於諸侯其初皆其兄弟子姪其後繼世或祖父之列其在異姓必皆功德之後而爲甥舅之國故天子待之不曰伯父叔父則曰伯舅叔舅所以親之敬之賓之友之而後責之以臣順豈敢於大射禮取射諸侯之義而待以禽獸之類哉周衰弘嘗以諸侯不朝乃設貍首射之貍者不來也將以警不

來者、晉人、怒殺萇弘、而愈不服、況無故而不以人道待諸侯耶、且天子中之、則能服諸侯、蓋天子固已服諸侯矣、奚必射之中而後服也、使萬一不中、則不能服諸侯矣、奚可哉、天子建萬國、親諸侯、使之世世守而勿失、乃謂諸侯以下中之、則得爲諸侯、則雖無功德、而但於大射一中、便列土而封建乎、鄭氏之說、蓋亦祖射義而不知其非者也、射義曰、射中則得爲諸侯、不中則不得爲諸侯、觀其下文、猶以諸侯貢士於天子、天子使射中者得與於祭、則君有慶而益地、不中者、不得與於祭、則君有讓而削地、得爲諸侯者、以有慶也、不得爲諸侯者、以有讓也、卽天子之賞罰諸侯、惟在射之中否、揆之書云、五載一巡狩、羣后肆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孟子云、入其疆、土地闢、賢俊用、則有慶、土地荒蕪、掊克在位、則有讓、已不相合、況鄭氏因其說諸侯以下、射中則得爲諸侯、尤不可也、晉侯齊侯相與投壺、晉人謂寡君中此、則爲諸侯師、齊人謂寡君中此、則與君代興、皆中之、識者謂晉人失辭、晉固爲諸侯師矣、何待中壺爲雋耶、自是齊人與晉干戈相尋、投壺之諸啓之耳、以此知古人射侯、必不取諸侯之義、天子諸侯中之、必不加

鄭氏之說明矣、禮樂不實有於內而徒行於弓矢之
間、恐古之選士有不然者、惟周禮鄉大夫獻賢能之
書退而以鄉射、五物詢衆庶、則有之、何至如射義進
爵絀地蓋由於射也耶、或曰、古者不以射取士何謂
侯以明之乎、蓋以四鄙之臣若不在庶頑之重罪者、
則猶可揚拭而勿棄之侯以明其藝達以記其過書
以識矣非庶幾與之並生可見試以射又達其過侯
與達並施而據此爲古之人選士之法也、可乎哉、（射義）
昏義曰、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
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天子立六宮、三公

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聽天下之外治、據
本文亦無可疑、後儒謂夫人嬪世婦御妻、即天子六
宮中有名位之妾媵、夫以天子之尊、臣妾天下、豈百
二十人之足多哉、但以理揆之、一人御衆女、爲古帝
王定制、其不可疑甚明、奈何鄭康成又註爲當夕之
說謂后當一夕、三夫人當一夕、九嬪當一夕、二十七
世婦當三夕、八十一御妻當九夕、每十五日而一周、
是說也、夫易之剝六五貫魚以宮人寵、非謂天子自
后以下、所以備數宮中者、不無其人、但大昏之義、載
爲定數、非徒當夕之說、甚悖於理、而以一人御衆女、

亦一解

古帝王必不以此立教也有三公必有三夫人有九卿必有九嬪有二十七大夫必有二十七世婦有八十一元士必有八十一御妻合一朝之外治不外乎六宮而莫非天子之所統合廷臣之內職不外乎宮而孰非后之所統哉即後臣百僚皆天子之命臣其妻莫非天子之命婦合百官朝于天子所以輔天子明章天下之男教合百官之命婦朝于后宮亦以助后明章天下之婦順也使天下之百官悉敬承天子之男教則外和而國治矣使百官之命婦悉敬承后之婦順有不內和而家理者哉以此言之則又何必夫人嬪與世婦御妻必爲天子宮中有名位之妾媵而後可也昏義

古今論三代封建之制惟孟子曰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其大略可據者如此質之武城列爵惟五分土惟三之說相脗合天子地方千里質之商頌邦畿千里之說無間然也王制封建之法則一循乎孟子然曰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國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二凡九十三

國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天子之元士諸侯之附庸不與以應周千八百諸侯之數定爲畫一之法斬然不易何拘泥不通至此也夫以九州之地容千八百諸侯猶有近似者若如周禮大司徒建國之制則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諸侯四百里諸伯三百里諸子二百里諸男百里職方氏凡千里封公以方五百里則四公方四百里則六侯方三百里則十一伯方二百里則二十五子方百里則百男以周知天下夫以千里之地封公者四是四公各得二百五十里六侯各得一百六十六里十一伯各得八十九里二十五子各得四十里百男各得十里而男之國果止十里職方氏果與大司徒之說不相妨乎以職方言之雖海內之地止封六公九侯二十二伯五十子二百男地猶不足而周之諸侯果止於二百八十餘國而已乎若以大司徒之制言之春秋時有年表可考者止二十二國耳爲公者三爲侯者八爲伯者五爲子者五爲男者一是二十二國已去七千三百里矣而周果二十餘國而已乎是皆不通之說也奈何後儒必欲以周禮大司徒職方氏所載與王制孟子之說強而合之有曰於天子言千里者兼軍賦而言之於

諸侯言百里七十里五十里者獨舉軍制而言也於天子言萬乘者以賦法通率也於諸侯言千乘者兼軍賦而言也於諸公言五百里諸侯言四百里伯言三百里子言二百里者包山川土田附庸於疆理也於諸男言百里者獨舉出軍賦之封疆也似乎不相倍矣然公侯之封如此其廣則析海內九千里之地不足以容數十國而名山大川方數百里者果可以一國包之封疆之內焉否乎有曰周禮封疆方五百里徑只百里者徑只百里方三百里徑只百二十五里方四百里者徑只二十五里方二百里徑只七十五里方二百里徑只五十里方百里者徑只二十五里似與王制孟子不相倍矣然侯伯子之地雖已胎合而公之地多二十五里男之地僅得五十里之半況二十五里果可以爲國君乎有曰天子畿內方千里者開方實萬里也然則公侯方百里者開方則千里矣豈長則百里闊則一里之謂乎惟孟子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庶幾近之是故封疆雖有定制而山川土田附庸之錫則不在定數之中如魯頌曰乃命魯公俾侯於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曰泰山巖巖魯邦所瞻奄有龜蒙遂荒大東如大雅曰王錫朝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曰告

于文人錫山土田可見山川土田附庸則又天子展親報功之特典而不可以定制拘之矣設使天子盡以九州之地封建諸侯而然餘則遞狩述職有當慶而益以地者果削彼國之地以益此國亦不論土地遠近爲何如哉立國之初封建以定繼世而王者欲以分封子弟必須痩他國而後可哉觀周襄王以陽樊溫原攢茅之田錫晉文原人不服乃至興師以伐之亦以世守其地不肯遽從他人而山川土田猶有不屬諸侯封疆之內者在也封建疑議

崑山王氏曰周官中有原兼官不別設官者有其官

相聯不得不兼者有平日不設臨事設之事畢復罷者皆使人以其所能用人以其餘力故事治而功不妨官設而祿不費所以善也周禮考

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由是建王國制其畿方千里土圭之法不見於地經惟見於周禮大司徒及典瑞玉人之官以是測日景長短求與土圭等蓋謂周公營洛邑之事鄭氏謂周公居洛營邑於土中七年使成王居洛邑夫周公營洛邑未嘗與成王居之也至犬戎之難西周已喪平王始遷居焉今指洛邑謂之王國王畿卽謂成王居之豈

不戾乎。若但測景求地中而不居。則不得謂之王畿王國也。古之聖人定都建國、特取其便於時爾。堯都平陽、舜都安邑。文王居豐、武王居鎬。何必其地之中耶。賈氏謂五帝以降、惟湯亳得地中、堯舜雖不得地中、而政令均、天下治者、以並在五嶽之內、周公之岐鎬、處五嶽之外、故周公東居洛邑、此因鄭氏而愈失之也。堯舜文武之治。若不施仁政於民。則居地中何益。徒居地中。與五嶽之內。即能令政教均天下治者。陋儒之見也。且先儒謂今潁川陽城爲地中故置中表、若然、周公何不即都陽城。乃營洛邑乎。洛邑去陽城亦遠矣。既求地中、而不以爲都、何耶。又曰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說者謂凡日景於地千里而差一寸。南表千里、景短一寸、北表千里、景長一寸、有是理乎。若千里即差一寸。萬里乃差一尺也。此已不可。況謂東表去中表千里晝漏半中表景得正時東表目已跌矣。是他於日爲近遠故得景夕而表去中表千里晝漏半中表景得正時西表日未中是地於日爲近西仍得朝時之景。此甚不可也。日月麗天萬里同晷纔去千里之所也知得正時在東之景已夕、在西之景

邊暢

方朝若然是夏日之至晝漏方半東去地中千里之人以西方之朝爲夕西去地中千里之人以東方之夕爲朝使相去數千里之外則當以晝爲夜以夜爲晝矣即雖蠻夷之地窮日際月窟之所居亦不至是昔堯命羲和宅南郊命和仲宅昧谷命和叔宅幽都皆以觀日景之出入短長陰陽氣候之偏正未嘗聞四方日景之異如此又曰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夫謂之中國居天地之中者以外有東夷南蠻西戎北狄之爲中也其蠻夷之地或相蓓蕾或相什百在

四夷之域廣狹自不同中國之內但止一洛正爲天地之所合四時之所交其果然乎故營王邑者欲居天下之中使四方道理均此則可矣而謂天地必合於此四時必交於此恐無是理也況於風雨之會陰陽之和無亦在人君德政應天心如何耳但居洛邑以求風雨之會陰陽之和空言也此無他蓋見書召誥有王來紹上帝自服于上中之言故作周禮者衍其說也不知書所謂土中者但謂道里均耳使周公必以土圭測景求地中則書載營邑之事詳矣豈得不言今觀洛誥之書特云卜澗水東卜瀍水西何嘗

如大司徒及諸儒之說學者苟知成王未嘗營居洛邑之說自可知其非也（建都之制）

鄭氏釋王制方曰武王初定天下更以五等之爵增以子男而猶因殷之地以九州之界尚狹也周公致太平斥九州之界封有功諸侯大者五百里最小者百里蓋據大司徒之文夫堯舜夏商周之地不過九州、攷周職方掌天下之圖、無以過於禹貢之域、禹之疆域東漸于海、西被於流沙、朔南暨聲教、夫既已窮于海至于流沙將何所斥廣哉借能斥大邊境取夷狄之地不亦可增封於內此甚不然也（封國之制）

六鄉之民、不過七萬五千家耳、今每鄉卿一人、中大夫五人、下大夫二十五人、上士一百二十五人、中士五百人、下士二千五百人、一鄉之中、自卿至下士、凡三千一百五十六官、合六鄉計之、則有萬八千九百三十六官、不知七萬五千之家、何以供之也、至遂人言六遂之制又云五家爲鄰鄰有鄰長推而上之爲理爲酇爲都爲縣爲遂爲異於鄉之制併六家計之、亦萬八千九百三十六官、六遂又能供之耶、合鄉遂之數、則爲三萬六千八百七十二官、據孟子王制諸侯而下士比上農夫食九人使六鄉六遂之官皆食諸

庶下士之祿則三萬七千八百七十二官。蓋食三十萬有餘人。鄉遂之中耕者凡幾萬人。乃食三十萬不耕之人乎。況又不止皆食諸庶下士之祿況又鄉遂之外他官至衆內而三公孤之屬外而諸侯之臣不知其幾借謂堯舜之世事簡而建官少周之世事煩而建官多夏商不過倍唐虞之制周人亦不過倍夏商之制。何得與夏商相甚。乃數萬倍耶。蓋彼但見成周建官之多而不計其數。乃誕謾至此。建官之制

天官之屬乃使九嬪世婦女御女祝女人與焉春官之屬乃使世婦世吏內宗外宗與焉在世婦則每宮卿二人是禁幃之內。男女雜列其職豈分別內外之理哉古者內外言不出於悃今使宮嬪而屬六卿。使朝臣而化九嬪。周公必不爲是也。又曰凡賓客之禮獻琛費皆贊說者謂王同姓及三王之後來朝覲爲賓客者行祼禮時后亞王禮賓王享燕之后則亞王獻賓琛費后所以亞王酳賓也此又不可之甚者。方宗廟之事后助王祭禮也。賓客何得與后相酳。即爲王同姓三王後乎以在中饋正位乎內之婦人使之外接賓客。雜與有司行祼獻之禮。則易家人之道不足爲訓也。釋者又引陽侯來朝於穆侯穆侯

享陽侯夫人助君子酌于賓陽侯見夫人色美遂殺穆侯而竊其夫人故夫人廢享夫人之禮誠如是說則周禮制未足以經國家其弊乃至於使其臣竊君之夫人豈防亂之禮意乎予謂君有賓客必無后夫人裸獻之禮此果有之則陽侯竊夫人有助祭裸獻之禮而於此矣蓋此特漢儒以后夫人有助祭裸獻之禮而謂賓客亦然世人惑其說不見其禮行於世故爲陽侯竊夫人而廢夫享之說也又曰凡建國佐后立市設其次置其序正其肆陳其貨賄出其度量祭以陰禮此又不可也婦人無外事何得以立市乎說者謂

后職主陰王立朝后立市陰陽相承之義若然凡事之屬於陰者皆后主之也祭天陽也祭地陰也祭日陽也祭月陰也祭祖陽也祭社陰也然則祭地祭社祭月等事何不歸之后乎吾聞神農教人日中爲市者矣未聞后之立市也聞舜之巡狩同度量衡者矣未聞后之出其度量也王之事后不得與猶后之事王不得與也日昱乎晝月昱乎夜各不相侵而後得陰陽之義也是故牝雞之晨周王數其惡哲婦傾城詩人記其亂歷觀聖經之訓未有婦人與政者獨漢儒序詩以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爲后妃之事蓋

悖禮亂常之謬說不可以訓也。作周官書者之說與序讀內宰意所不可者三。以陰禮教六官教九嬪以婦職教九御一也。凡賓客之祼獻瑤爵二也。凡建國佐后立市三也。以爲誠如此則陰陽非以相成乃以相侵爲亂之本。秦漢以來女禍相仍。蓋不知道者之說。有以啓之也。可不戒哉。（內宰之職）

其謂官不必備者。難其人。卽不必其備。可也。而何可一無設也。故三公不設而以爲兼官。若加官也。周季世之事。非公本所爲建官意也。（周禮六官）

冬官錯雜于五官。而其職尚在。是名雖爲亡而實未嘗亡也。漢儒補以考工記。而其職遂亡。是名雖爲補而實則已亡也。蓋徒以司徒之爲地官。遂以土地物產之事。盡歸地官職掌之中。而不知司徒之掌邦教。豈以度凡居民之職。皆爲司徒教化之事乎。矧以司空之官。而槩之以飭化八材之事。則其所以率屬者。其止於百工之職已乎。以冬官之典。而盡之於審曲面勢之能。則其所以佐王者。其止於王事之式已乎。或者因此遂指爲漢儒附會之說。不知其所附會者止于考工記一編。而不可以病此書之全也。（周禮六官存亡）

彼體國經野設官分職。後代法雖變更。意多沿襲。獨

宮府一體、兵農一致、教士於鄉而選舉之三事、于治體所關尤切。乃後王皆莫之祖述焉、則深可慨也、嘗讀天官篇惟王宮后宮、莫非冢宰所統、故宮正而下。主宿衛及王之左右。內宰而下。主內政及后之左右。無非欲王之贊襄使令、罔非哲人、常變守衛、罔非吉士、一匡王以正也、所以王后世子、動有式法、寺人內豎、悉有禁令、王誰與爲不善哉、視後代宮中事宜、雖宰相莫得預聞者、相徑庭矣然此惟得其宮中府中相爲一體之意而變通之可也。不然古今時勢懸隔。匪特天子與邦君送迎揖讓、后妃夫人與尸賓獻酬。后世不可通行。如宮闈之內。豈府史胥徒所得與。九嬪世婦。豈內宰所教乎。但宮府統攝內外聯比。此則天下根本所繫。眞世世不刊之典也。民制起于比閭鄰里。兵制起于伍兩卒徒。居則相與荷耒耜以相耕。耨出則相與荷戈盾以相戰守。所以人服習而政便安。上易事而下易使也。以此較之後世。民自爲民。出粟以養兵。兵自爲兵。出身以衛民。大不侔矣。何先儒之論。止知王國六軍取足于六鄉。是六鄉七萬五千家。出六軍七萬五千人。則六鄉人人盡用。歲無更休。縣遂都鄙。居然無事。何勞逸不均也。況王國止此六

軍。則公私之田孰與耕獲。天子巡狩征討之類。孰爲之迭用哉。不知比閭族黨州鄉。惟以服役守禦。猶後世京軍主居守王畿爲國本也。伍兩卒旅軍師。實遍王畿千里之內。更休而迭調之。猶後世郡國調遣更番上直之兵也。鄉言教而遂言農。彼此正可互觀。以民數起兵數。鄉遂實非偏重。此兵農合一。周制所以爲至善也。周禮總意

先儒紛紛之說。以爲王畿中鄉遂都鄙輕重異制。畿內外寬簡異法。三等侯國亦有多寡不同。大率不則里數。以四面方里而計地少三倍。夫孟子方里而井。此方字爲實。故謂四面方一里爲一井。地方千里。地方百里。此方字爲虛。猶地面地土之云。故以五貫一直而計四面。各皆千里百里。斯乃爲實。若以四面總計則方千里者止二百五十里。方百里止二十五里而已。又泥千同十爲封。封十爲畿之說。地又少數倍。不知同十爲封者言自此以上。乃可以封國。若上公當有四十封之地。十同者極小之封耳。封十爲畿者。諸侯封國大者食實封一百二十五里。小者五十餘里。故十倍之爲畿耳。苟封七十餘里。齊魯諸國若費邑即墨。皆原封疆也。數百

里之廣袤止于七十里，十封之地爲百同，四面總一千里，一直止二百五十里，周都關中，沃野千里，又兼成周之地，豈若是小耶？包咸何休諸一同百里，即諸侯百里之地，諸侯合有車千乘，一同之地亦當出車千乘故謂一同出車十乘，一通出車一乘，夫一乘百人，數不可缺也，地有上中下約之爲一井四家。數不能增也，以四十家而出百人。二家內應出五人。有是理哉？其弊皆因指定四面爲百里，又限于諸侯十乘遂爲此說以合之也。季氏以方里爲井爲一里，故謂公侯之國方百里，提封萬井，爲里者萬，大國三軍，則每井當出三人，七十里之伯國，當積五十里，是半于公侯，次國二軍，則每井當出四人，于男方五十里，爲方里者二千五百里，又半于伯也，小國一軍，每井亦當出四人，此則計侯國原出車之數，止計其三軍二軍一軍，又謂每軍止萬人，遂生出三四人之說，獨不思一井有上中下，受地止于四家，而出四人止可以供軍，將何以耕田而別有所爲乎？馬氏則據司馬法成方千里出革車一乘，以百井而出一車，百里之封，爲方十里者百，僅出車百乘，不及千乘之數，因增爲三百一十六里有奇，以附于周禮封疆方四百里之

大都以更者遞休為

說。季氏亦據成方十里出車一乘同方百里提封萬井出車百乘同十為封十萬井出車千乘封十為畿畿方千里百萬井出車萬乘遂以謂成出車一乘積至百同為萬乘此畿內之制通出車一乘積至十同出車千乘此諸侯之制謂畿內地寬侯國地窄所以不同夫謂通出車一乘者。固不足道。若謂成出車一乘。民亦不堪命。謂天子之車止此萬乘。亦限于以四面總計為千里。故不知有更休之法。且天下之民一也。豈有內輕外重遂差十倍之遠哉愚之計地以午貫一直而論中間所包有數倍之多故天子之地四

十一頃者句之腐

面一直千里。上公一直五百里。至男邦一直百里。其地既廣。名山大川不以封。封內惟有小山川除其三分之一。故以天子計之。為田一千六百同。每同出車百乘。此乃備車之數。猶今十排年。人盡兵也。通王畿一十六萬乘。司馬法所陳是也。有簡稽之數。為更番調遣而設。即府兵之制。猶今之該年每十乘而稽其一。通王畿內一萬六千乘。經傳所稱天子萬乘是也。有用軍之數。為大師大田征行而設。即後世從征之士。猶今里甲之當直者。天子止於六軍。為大司馬教閱之軍。大雅棫樸云周王于邁六師及之是也。其調

遣之法。于該年輪流而徧。侯國之制亦每同出車百乘。當有數千乘。亦猶今之十排年也。其簡稽之法。十年一輪。故止稱千乘。至于所謂三軍二軍一軍者。亦該之當直者耳。是故王畿侯國鄉遂都鄙出車之數並無多寡不同。斯民之役。並無勞逸異制。自王國以達于四海。均平普徧。所以爲萬國咸寧之道也。或疑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武王伐殷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如周禮封侯之大安得有此國數耶。蓋公食者四之一。侯伯食者三之一。子男食者半。則其餘皆爲附庸。且附庸之封必小。不過一二同之地

讀書要得此法纔說得去

故寰內無害其爲數千國矣。王畿侯國地方里數

按書武成孟子王制所言畿封之制多有牴牾愚嘗以周禮爲據而後得其說也。凡封國有管轄之地。有實封之地。有所食之田。周禮上公之地方五百里侯方四百里伯方三百里子方二百里男方百里。即詩之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司馬遷所謂周封伯禽康叔于魯衛地四百里。太公于齊兼五諸侯地。正與周禮制合。此管轄之地也。其言食者半三之一四之一。此其實封之地。今觀春秋齊魯等國封疆皆可驗也。孟子所言君十卿祿者大國君田三萬二千畝。次國君

田二萬四千畝、小國君田一萬六千畝、此一歲君所自食之祿也、故以司馬法同討之制合職方氏封國之法而計之、天子千里之地爲田一千六百同、出車一萬六千乘、徒一百六十萬人、諸公地方五百里爲田四百、除附庸之國其食者四之一、實封田一百同出車一千乘、徒十萬人、故爲王畿十分之一、若如王制拘以百里、止得天子百之一而已、侯之地四百里、爲田二百五十六同、除附庸之國、其食者三之一、實封田八十五同、出車八百五十乘、徒八萬四千人、伯之地三百里、爲田一百一十四同、除附庸之國、其食者三之一、實封田八十八同、出車四百八十乘、徒四萬八千人、子之國二百里、爲田六十四同、除附庸之國、其食者半、實封田三十二同、出車三百二十乘、徒三萬二千人、男之地百里、爲四十六同、其食者半、實封田八同、出車八十乘、故以千里之地、大約封公者四國、其食者四之一、封侯者六國、封伯者十一國、其食者三之一、封子之國二十五、封男之國百、其食者半、自所食皆爲附庸之國矣、若如王制之說、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國、即如方百里之國、爲田

十六同、出車一百六十乘、大國三軍、合用三百七十
五乘、將安取辨乎。此其說誠不可通矣、畿田采地孟
子云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
視子男王制云天子三公之田視公侯卿視伯大夫
視子男元士視附庸周禮載師以家邑之田任稍地
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量地大約公處
于大都。孤卿處于小都。大夫處于家邑。夫天子畿內
之地不過千里。苟三公之田視公。不幾于半天子之
疆乎。是不然王畿之縣都不世量山川人民以爲都
邑而使掌其治教賦稅非若諸侯之封國割其地以
與之故天官九兩一曰牧以地得民二田主則以利
得民而已所謂受地者。但可言其所食與出封耳。且
孟子王制所述視地有不同者嘗觀春秋所書王臣
三公稱公卿稱伯中大夫稱子下大夫稱字元士中
士稱名下士稱人列國惟命卿以名登于冊大夫謂
之微者稱人而已故周禮掌客云三公眡上公之禮
卿眡侯伯之禮大夫眡子男之禮士眡諸侯之卿禮
庶子一眡其大夫之禮典命云王之王公八命其卿
六命其大夫四命及其出封各加一等故三公在朝
則食大國君之祿。出封則爲上公之國。六卿在朝則

食次國君之祿。出封則爲侯伯之國。中大夫在朝則爲子男之國。下大夫食大國孤之祿。出封附庸之國。元士之爵眡諸侯之卿。中士之爵眡諸侯之大夫。下士之爵視諸侯之上士。士而其祿則自下大夫而下。並與諸侯之臣同。何嘗如王制所云天子縣內凡九十三國耶。蓋惟畿內不以封也。故大而縣都。小而公邑。皆可以治。如邵公之循行南國。畢公允釐東郊。銜命而往。單車可伐。自無僭逼之嫌。苟如孟子所言萬取千焉。則非惟無是地。而亦必至于篡弒之相尋矣。苟如王制所封之地。又何必設

朝大夫都宗人都司馬都則都士等官。而以八則馭之乎。惟其祿視夫諸侯之所食是故公食三百二十井三公爲田九百六十井孤卿食二百四十井三孤六卿爲田二千一百六十井中大夫食一百六十井周禮五官共中大夫三十人合冬官不過四十人之數爲田六千四百井雖舉朝公卿中大夫之祿不過九井五百餘井尚不及十同公田故雖告老而猶食于家。必有大故而後收其田里。八柄所謂奪以馭其貧也。及其身沒而子孫猶得世其祿。蓋非世其公卿大夫之祿也。記曰天下無生而貴者。天子之元子

士也、是故無大夫冠禮而有其士禮、蓋但世其士之祿耳。故仕者之子孫。賢則命之爵。不賢則祿足以代耕。圭田足以祭祀。所謂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也。故以畿外邦國言漸遠所奪者、雖大如上公、不過天子十分之一、已執夫居重馭輕之勢、小如子男、亦出兵車百餘乘、而足以守宗廟之典籍、以畿內縣都言密邇所奪者子弟雖賢而不世。自足以待無窮之賢。縣都雖大而不有。自不虞夫僭逼之患。至其後世王畿則子弟襲封。侯國則大夫世爵。而有孟子大家弒奪之說。諸侯則併吞附庸。大夫則分裂公室。而有孔子陪臣執國命之譏。與夫王童一掃而空。而封建遂爲一大弊矣。大抵孟子之說略。王制之說拘。惟一據夫周禮以圖攷之、然後知其立法之妙、而可以盡見夫先王精意之全也。或疑諸公方五百里其食者四之一爲一百二十五里諸侯方四百里其食者三之一爲一百三十三里則侯國地反多于公乎、是不然經文于封疆定其里數。而其食則就其中爲之等。而未嘗定其里數。蓋地大則中包廣。而外之里數反少。地小則有四邊。而外之里數反多。不可以里計也故公田四百同四之一爲實封一百同侯田二百五十六

同三之一則爲實封八十五同此其多寡之數自有
等級而不相混矣或又以諸男實封八同出車八十
乘小國一軍合有一百二十五乘此其一軍而不足
何以立國乎蓋八十乘之車爲三師而有餘故或益
之地以足一軍之數或止于三師亦可以應敵其制
不可得而詳矣諸侯封地實封食祿

按司祿雖缺然以孟子春秋攷之則炳如也孟子曰
大國地方百里君十卿祿卿祿四大夫次國地方七
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三大夫小國地方五十里君十
卿祿卿祿二大夫自大夫而下則三等之國皆大夫

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
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而耕者之所獲則有食九人
至五人之五等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爲差夫國有
實封之地大司徒其實者半三之一四之一是也有
所食之祿君十卿祿而下是也自卿而上大臣與君
同休戚故三等之國隨其大小下于君十倍自大夫
而下少則無以爲食故三等之國命雖不同而祿無
隆殺自下士而下則取足以代耕而以耕者之所入
爲差幾外君臣之祿不過如此至于畿內臣庶之祿與諸經不合攷之春秋

三公之爵稱公，則當同大國君之祿，卿之祿稱伯，則當同次國君之祿，中大夫之爵，則當同子男之祿，下大夫稱字，則其爵視附庸之君，與大國之孤而祿之所入，亦當視附庸之君，蓋半于小國之軍也。觀秋官掌客諸侯待王臣之禮，三公視上公，卿視侯伯，大夫視子男，亦與春秋合，當以之爲證，可也。其元士以下，若依命數而賜祿歟，則元士視列國之卿，中士視其大夫，下士視其上士，若以人衆不可有加于侯國歟，亦當視其三等之士，惟此爲不可攷耳。夫公卿大夫士庶之祿，皆給自公田，官吏有更易，而田賦無增減，田爲毋而官吏爲子，苟給之以田，永爲常業，亦已足矣。必入于司祿而後給之者，蓋歲有豐凶，功有上下，故必收于官而給之，所謂家削之賦，以待匪頒，且以示君上養賢之意也。其公卿大夫各有采地，而其所以治夫采地者又各有官，蓋治王朝官府之事，則食在朝家削之匪頒，治甸稍縣都之地，則又當食采地之常祿。如宋朝之兼官，則有兼祿，亦優厚君子之道而其所統鄉遂都鄙之吏，則各食于其地，入則所謂祿士以馭其士，大約一視其爵以爲祿也，然則司祿所掌，亦不過此，而周室班祿之制，庶幾無不可得聞

者乎、幾內幾外班祿之制

自漢惠除挾書之律秦武建藏書之策齊魯之儒執經競進傳儀禮者始於高堂生傳大戴禮者始於瑕丘蕭奮周禮之書未出也河間獻王得諸李氏而因以上諸秘府維時學官博士顓門持業非其師說不稱而謷然求所以相勝一有異聞隨聲群詆漢武帝以爲瀆亂不經之書。蓋諸儒之說誤之也。自劉歆好之賈鄭父子習而宗之其說遂稍傳於世至王仲淹氏曰周官布濩周密乃姬公運用天理之書蓋致於是而其論始定矣

然六官之中惟冬官缺焉河間獻王補之以考工記取工匠器械之事與治教政刑躋而並列遂使其書不信於天下故世儒譏之曰累周禮者劉德也非此之謂耶乃潛心是經者又網羅遺失探討尋繹各以意見而爲之說宋葉時之補亡元吳澄之考註其最著者也時之言曰秋官有典瑞夏官有量人天官有染人地官有鼓人以至巾車司表司弓矢之職秩然具在蓋謂冬官實未嘗亡而散見於五官之中也澄之爲書麗內史司士於天官麗大司樂諸子於地官麗封人牧人於春官麗銜枚司隸於夏官麗司戲司

稽於秋官而縣師廛人等職則以爲冬官之屬蓋謂五官互見而冬官亦未嘗缺也主葉氏之說則冬官獨專而五官反淆主吳氏之說則詮次失倫而意義乖柝孔氏之春秋也終于獲麟距隱桓之世未甚遠也甲戌己丑夏五紀子伯之訛皆因之而不改故其言曰多聞闕疑又曰蓋有不知而作者我無是也六經自秦火以後書亡四十三篇二雅各亡其六篇於聖人之經則何嘗有所損哉孟子之言班爵祿曰其詳不可得而聞也班固之論禮經以爲自孔子時而不具也諸儒生於數千載之下乃欲掇已去之籍輯煨燼之餘而以己意爲之傳會是其智有加於孔孟乎

周禮總論

延陵顧季亭會通父校